



# 铜梁永嘉片区的20座哨楼里 曾发生过多少保卫家园的故事

□胡卫民



金竹湾张家砖碉楼一侧



西河镇民兴场下堡的张家碉楼



黄荆沟张家碉楼的正面



清代飞檐翘角红砂条石碉楼

碉楼在明朝已出现,但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。在川渝农村,自古有富家建碉楼的习惯。据粗略统计,渝西八区明代至今的碉楼有两三百座。目前,大部分碉楼已拆除或已改建成其他房屋,其中铜梁永嘉片区还有约20座。

铜梁永嘉片区通常指永嘉、西河、安溪三个镇,这一带的碉楼建筑史可以追溯到清嘉庆元年(1796年),当时全国性的白莲教起义,波及四川各地,时任铜梁县令陈焕章奉旨劝说百姓“筑寨练团”,加之永嘉片区的毓青山(亦称“东山”)匪患猖獗,在此背景之下,永嘉片区掀起了族人建寨、富人建碉楼的热潮。

原铜梁区博物馆馆长叶作富介绍,碉楼是川东地区一种常见民居式建筑,多由地主或大户人家修建,用来防御兵匪或“棒老二”的抢掠。

永嘉片区的碉楼,当地人称“哨楼”。“永嘉通”韩世模先生介绍:据粗略统计,永嘉片区的哨楼(碉楼)约有20座,永嘉万年村郭家祠堂对门的一座红土墙碉楼,是肖家人修的;集合村3社(今永嘉镇和益村)的两座红土墙碉楼,是地主李兴吉修的;永嘉镇哨楼坡顶有一座土墙碉楼,系当地名医杨树村所修;西河镇金竹湾有一座两层砖碉楼和一座土墙碉楼,是当地文化名人张顺甫的父亲张月差(谱名张心焯)所修;原中心村(今永东村)一社土墙碉楼,建者不详;郭公馆右侧一座土墙碉楼,由郭汝栋将军所修……

在实地走访中,我发现永嘉片区的哨

楼,多是1923年土匪洗劫大庙、永嘉和板桥等乡镇之后所建,当时大户人家掀起了建哨楼和购买枪支弹药的热潮。由于缺乏保护,这些哨楼有的年久失修,已残破不堪;有的被破坏,只剩下一个建筑物地基遗迹。

永嘉片区的碉楼,是铜梁乃至渝西碉楼建筑史的一个缩影。以建材来分,永嘉片区的碉楼有夯土碉楼、砖砌碉楼和石砌碉楼三种。两层的较多,三层次之;石质地基和夯土墙较多,全石质的较少;建在院落门口与住房相连的多,周边另建有碉楼与之配套,形成军事防御上倚角之势的多,独一座的碉楼少之又少。

目前,永嘉片区用红砂条石砌成的飞檐式碉楼仅存一座,在永嘉镇和益村的村委会旁边,它也是迄今为止,铜梁境内唯一发现的一座红砂条石砌成的碉楼,具有较高的文物保护价值和史料价值。

永嘉镇和益村村委会副主任肖思友介绍,红砂条石碉楼位于永嘉镇原集合村6社(今属和益村6社),长五米、宽约五米、高约六米,原有三层(楼板被撤)。红砂条石碉楼的正南方三层有三扇窗子,东面的三层有两扇窗子,西面的三层有两扇窗子,每扇窗子就是一个射击孔或瞭望孔。碉楼的地基深五六米,是用乱石和石灰泥加固而成。整个建筑没有使用现代材料(水泥和灰浆等),是由工匠直

接堆砌上去的,至今仍然严丝合缝。“上年纪的老村民说,碉楼是当地大户杨寿堂于1931年修建的。”

“我里里外外反复观察发现,这个红砂条石碉楼很有特点,它坐东北朝西南,是一座典型的民居附属型碉楼,它紧靠杨家大院的老院落,与厢房连接。当时的工匠师傅手艺确实高超,这么多年过去,主体建筑仍然牢不可破。”叶作富补充说。

永嘉镇和益村三社土墙碉楼由本村地主李兴吉于1929年修建,位于李家大院后右侧,碉楼用泥土夯筑而成,共三层,两坡屋面悬山式屋顶,原盖有小青瓦,现在加固后,当地政府又盖了一层灰色合成树脂瓦,共有8扇小窗户(瞭望孔和射击孔)。院子背后还有一座稍矮点的土墙碉楼,现在已改成村民住房。

西河镇金竹湾碉楼,两层砖木结构,位于今西河镇建设村46号,与原重庆美丰银行经理张月差的住房相连。

当地人张双南介绍,这里有两座碉楼,一座砖墙碉楼、一座土墙碉楼,均系张月差主持修建。这里有张家的祠堂,祠堂门口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的楹联。目前,由于久未住人,类似于“危房”。

下堡碉楼位于民兴场口(今西河镇新四村3社),土墙夯筑,小青瓦顶,共三层。张双南介绍,碉楼系张建武(张建五)、张薛(音)两兄弟修建,有六七个瞭望孔兼射击孔。

永嘉片区的安溪也有多座碉楼,尤以张家哨楼最引人注目。安溪镇陈氏家族族长陈富斌介绍,它建于清朝光绪年间,位于安溪镇黄荆沟村民聚居区外围,是外围的四个碉楼之一,碉楼附近原是黄荆沟群众赶集的地方,以前是“张三老爷”和“张八婆”的住屋。该碉楼高两层,土夯结构,在墙体上有瞭望孔及射击孔12个,是当时黄荆沟防范土匪抢劫的重要防御关口。

走访中,黄荆沟一带上了岁数的村民都知道,凡是进去躲土匪的人,都要带几坨石头进去,然后抽掉木梯,把石头当防御武器用。当地人的房子都喜欢紧挨着碉楼修建,有突发情况时,便于第一时间撤进碉楼,现在有的碉楼下面住人,楼上可以放一些暂时不用的杂物。

“近些年来,城镇扩张毁灭性地破坏了大量的古建筑和部分文化遗存,一些不可移动文物消失,比如碉楼,它渐渐成为历史记忆。被割断的不仅是一段历史,还有世代积淀的文化气质、习俗(风俗)、劳作习惯等难以复制的文化元素,铜梁区永嘉一带的碉楼等历史遗存保护已迫在眉睫。”永嘉镇党委书记蒋东华如此说。

(作者系重庆市铜梁区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)

## 相遇上官婉儿

□陈利民

“叶下洞庭秋,思君万里馀。露浓香被冷,月落锦屏虚。欲奏江南曲,贪封蓟北书。书中无别意,惟怅久离居。”这便是被誉为“巾帼宰相”上官婉儿写的一首《彩书怨》。

在唐朝为数不多的女诗人中,上官婉儿的诗清新自然,独具风姿;意境悠远,气魄不凡。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,她的风采不仅仅展示在文学上,更重要体现在政治上。

上官婉儿14岁进入朝廷,紧跟在一代女皇武则天身边,到20岁时开始辅佐女皇参政,前后风风雨雨27年。在大唐衰败、周武兴盛、李唐宗室光复以致后来的武韦之乱中,她以超人的睿智和才华,披荆斩棘、历尽艰险,一次次逃避政坛善变的灭顶之灾。她一生的政绩不仅仅是为武则天尽职尽责地处理大小政务,更重要的是开了女性涉足政治的先河。从此,唐朝妇女们便拥有了施展政治才华的无限可能和广阔空间。那时,她鼎力为女性呼吁:首先提出为母亲服丧三年,接着建议提高公主待遇,视公主如皇子亲王,提倡男女同权。最值得称赞的是,她鼓动被深锁后宫、不见天日的皇帝嬖近们搬出后宫,在长安城内购置私房,开始她们的新生活。可以说,她的时代是一个女性不断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时代。仅此一点,她的功绩足以彪炳史册。

在文学方面,上官婉儿继承和发展了祖父上官仪绚丽的文风,重视诗的形式技巧,擅长体现事物图貌的细腻、精巧。当她在朝廷做女官掌管宫中诏命时,设立了修文馆,广召当朝词学之臣,主持风雅,代朝廷品评天下诗文,一时词臣多

集其门,诗词兴盛。

上官婉儿对山水诗的钟爱和创作,以及在奉和应制诗中的表现,都对后世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她的诗作被认为是唐代“田园诗”的奠基石,对盛唐田园山水诗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她的山水诗受到了后世的高度评价,被认为是对六朝山水诗清丽之风的继承和发展。比如描写贵族游山玩水之情趣,以《游长宁公主流杯池》二十五首为代表。这组诗有三言、四言、五绝、七绝、五律等不同形式,佳作妙句如珠般贯穿其中:“枝条郁郁、文质彬彬。山林作伴,松桂为林。”“攀藤招逸客,偃桂协幽情。水中看树影,风里听松声。”“凭高瞰险足怡心,菌阁桃源不暇寻。徐雪依林成玉树,残霞点岫即瑶岑。”“放旷出烟云,萧条自不群。漱流清意府,隐几避嚣氛。石画妆苔色,风梭织水纹。山室何为贵?唯徐兰桂熏。”

公元710年,临淄王李隆基发动兵变,上官婉儿被逼自尽。

《全唐诗》中收录的上官婉儿的诗,共有32首。唐末宰相、文学家张说收集整理了上官婉儿的诗词,并出书作序,他评价说:“正明助思,众妙扶识,群灵挾志。”

上官婉儿的一生是波澜起伏的,是颇有建树的;她以她的多才多艺、明敏聪睿,无论在文学上,还是政治上都做出了一个杰出女性斐然的成就。她是独一无二的,就像武则天一样。时至今日,读她的诗,仍感文义通畅、辞藻华丽、语言优美。她婀娜多姿、手秉红烛,穿越历史来到我的面前,与我亲切相遇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日报)

